

诗词之乡佳作多

——饶信文化研究

建平

古今赞颂上饶的诗词到底有多少?估计至少有一万篇以上。豪放派诗词的创始人之一辛弃疾的作品绝大多数创作于上饶,苏东坡在上饶写下了称颂德兴聚远楼的传世佳作;风雅派诗词创始人姜夔,就是上饶鄱阳人。

现在上饶擅长写诗词的人也很多。我当宣传部长时,参加过多次谷雨诗会,见到过不少很有水平的诗词作者。一年一次的谷雨诗会,实际是一次“诗山论剑”。无论年逾古稀的老人,还是稚气未脱的学子,或吟诵经典,或即席创作,个个豪情满怀,古典诗、现代诗应有尽有。诗会上,书香满堂,余音绕梁,不由人不动诗情。每参加一次诗会,都受到一次优秀文化的感染和熏陶。

“诗言志”,我们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,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,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诗情;生活不会永远是诗歌,但不能没有一点点诗意。上饶正建设四省交界高铁枢纽城市和江西省域副中心城市,正在全力“决胜全面小康,打造大美上饶”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、千帆竞发的时代,在这样如诗如歌的地方,拿起手中的笔,去描绘,去赞美,去讴歌,焕发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上饶的激情,正是诗人们的使命和责任。

上饶山清水秀,激发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创作灵感。古代的上饶也是诗词的故乡,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唐代广丰诗人王贞白在《白鹿洞》中云:“读书不觉已春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不是道人引笑,周情孔思正追寻。”《全唐诗》王贞白存诗一卷,《全唐诗补编》存诗十二首。他一生“学力精湛,笃志于诗”,其诗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广为流传,至今耳熟能详。

稼轩居士辛弃疾,在上饶生活二十多年,一腔热血俱化成诗句,其词与苏轼齐名,并称“苏辛”。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;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……此等佳词名句皆出自稼轩。王国维说:“南宋词人,白石有格而无情,剑南有气而乏韵。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,唯一幼安耳。”幼安者,辛弃疾也。

婺源人朱熹,理学大师,也是一代诗人。他的诗,精辟简洁,自成风格。山水诗,清丽流转,淡雅自然;咏怀诗,沉郁苍凉,慷慨激昂;交游诗,气格高古,感情真挚;哲理诗,非同寻常,独步诗坛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”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真乃千古名句。

上饶的杰出诗人须有“二泉”。二泉者,一为章泉,即玉山人赵蕃;二为润泉,即居住在上饶的韩偓。南宋时,“二泉”的诗在全国独树一帜,称为江西诗派的殿军和主盟;“看章泉诗三千篇,无一字带尘土;读润泉集”十一卷,“卷卷如玉磬之声”。其时,江西诗派因“二泉”而繁盛至极,上饶,则成诗歌鼎盛之地。

写词大家还有鄱阳人姜夔。他是风雅派的创始人,一生寄人篱下,贫病交加,但苦难之中,仍写出了地位很高的风雅词,人誉“如盛唐之有李杜”。启功先生评论姜夔“诗无败笔,足冠南宋”。姜夔有诗论专著《诗说》,多篇被选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外地文人墨客,代代多有看好上饶、以诗歌颂上饶者。李白、白居易、黄庭坚、陆游、苏东坡、王安石、李清照、杨万里等名人都曾游历过上饶,且留下了美好的诗篇。

写得出好诗的,还有一位古代上饶美女——明代信

州人娄素珍。她是著名理学大师娄谅的孙女,嫁与宁王朱宸濠为妃,被称为娄妃,是一位善诗文的才女。宁王反叛朝廷,娄妃多次以诗画的形式苦苦规劝,有首诗写道:“妇语夫兮夫转听,采樵须知担头轻。昨窗雨过苍苔滑,莫向苍苔险处行。”只可惜宁王一意孤行,最终起兵造反,规劝无效,娄妃情义两难,只好投江自尽,终成一代忠贞烈女。

清代的铅山人蒋士铨,戏曲成就之外亦是诗词大家,其诗与袁枚、赵翼并称“江右三大家”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诗的作用巨大,独具匠心的诗能独步天下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,清政府丧权辱国。在一次“议和”会议上,有一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出联侮辱清政府:“琵琶琴瑟八大王,王王在上。”面对对方蓄意挑衅和戏弄,在场的清政府官员虽义愤填膺,但一时无词应对。尴尬之际,坐在后排的清政府代表曾纪泽(曾国藩长子)挺身站起,义正辞严地回答:“魑魅魍魉四小鬼,鬼鬼犯边。”犀利的言辞针锋相对,让挑衅者满脸窘态,表现了曾纪泽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厚的学识水平。

与诗为伴,见证风雨。“风声,雨声,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,国事,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”诗词文化对上饶来说不失为瑰宝,蕴涵着独特魅力,闪烁着睿智的思想火花。在上饶大部分诗人的内心深处,大地、乡村、故乡,这些平凡质朴的符号都成为抒情的中心。上世纪末新世纪初,江西诗坛中的“上饶诗群”悄然崛起,占据了本省三大诗群之一。我在上饶工作三十多年,深切感受上饶的确是写诗的地方,是盛产诗人的宝地。上饶,应当扬其所长,致力于营造一种爱诗、读诗、写诗的氛围,写出更多诗篇,成就更多诗人。

西施街的河畔文化

宁宏翔

“溪面只消横一枳,水从空里过如飞。”宋朝杨万里《桑茶坑道中》就描述了“枳”字的诗情画意。就地取材的“枳”,是一根竹子。田,就是画方格的水稻田。街就是有店门面集的市。枳田街是深藏在黄山余脉中的一个小镇。在世人面前,是隐藏在围中的乡村山街。而在我眼前则是一条美丽的西施街。

千秋河,是枳田街最大的河流,黄山余脉连绵起伏的山峦,自北向南蜿蜒而流,一年四季流泻,潺潺河水清澈,依水而居的村庄大多砌有台阶,铺设石板,石块,村姑,少女手挽竹篮,或手提搓衣板来千秋河边洗衣服,铃铃般的笑声,此起彼伏的棒槌捣衣声,岸边垂柳,梧桐树上的鸟鸣,檀溪桥上的彩霞,让人感觉西施街,是人间仙境。枳田街乡通过近几年的人文枳田,古韵枳田,文化枳田,秀美枳田,活力枳田的打造,坚守环境就是民生,青山就是美丽,蓝天也是幸福的导向,把枳田街真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施街。

然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,西施街,是油榨坊,豆腐坊,养猪场的脏水横流,臭气熏天的西屎街,路过要掩鼻而行。后来居住的人们除去了杂草,在院前房后栽花植树,填埋臭水沟,规划设立下水道,建设沼气池。西屎街演变成了西市街,直到上个世纪未改地名为西施街。枳田街,再也不是穷乡僻壤的山村了。尽管从鄱阳县到枳田街只有70公里路,曾经由于是坑坑洼洼的山路,把通往人间仙境的途径拉长了,现如今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公路,直达各个乡村景点。

我不是枳田街乡人,但却成了枳田街乡的常客,我每年都要去枳田街做一二回客。在大源村千年樟树底下,享受福荫。在李氏豆腐坊门前站立一会,闻一闻西施豆腐的清香。在牌楼门前,看祠堂辉煌的印迹。我仿佛看见了车千秋,一个本姓田的古人。车千秋是战国时齐国宗室后裔,其先祖于西汉初年徙居长陵,今陕西



练兵的英姿。在徽饶古道巷子里的悦客来旅店,听老人家讲述淳朴又风流的故事。踏在青石板上,你的足音,会让时光慢下来,寻找树木结构老屋里的灵魂慰藉。在西施街上我还瞧见了老砍柴郎,月牙形的砍刀别在腰间,肩挑一担木柴,穿市而过。而木柴就卸在老屋墙边,整齐地排放着,像是待出发的士兵,静候长官命令,随时准备赴汤蹈火,烧旺人间的烟火。遥远的炊烟啊,在千秋河畔的西施街袅袅缭绕着你的乡愁。

西施街后面还有虎峰山风景区,千年桂花树开枝散叶的像要拥抱你,千年罗汉松耸立山脚下,偌大的身躯盘踞着八九人手牵手,才合围抱住它,人在罗松树底下,让你感觉大自然的奇妙,人的渺小与卑微。

每次到枳田街,美丽的山水总让我留恋忘返,乐不思蜀。乡党委宣传委员李后胜先生,每一次都给我当向导,并多次请我把热爱文学、热爱旅游的文朋诗友,请到枳田街乡参观访问。2018年11月的一天,我策划了“香落尘外”自媒体作家走枳田,作家30余人,来自全国各地,采风一天。

枳田街乡生态自然美,感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写手,短短一个月内,近百篇散文诗歌天天在香落尘外网络文学平台推送,像枳田街的竹笋,纷纷破土而出。客居在广东惠州的作家,崔山荣先生说,我见过全国各地很多的景点,但像枳田街乡保有这么原始的民居不多。他在文字中说:“枳田街曾经失去和城市同步发展的条件,却保存了难得的原始古村落旅游资源。”祖国的山河处处有美景,各具特色,各有千秋,油菜花开了很多游客到最美乡村婺源去了,被油菜花包围的西施街一样值得人们欣赏。脚踏西施街的青石板路,体验淳朴的原生态田园生活,会让你的日子因此更有品质。

铅山古村局里

黄一亮



局里是个古村,在葛仙山乡治所北15里的山凹里。传说当年铅山建县,要选址筹建县城,局里曾经为备选地点之一。城池建立事关重大,不能草率了事,必须请风水师看过风水才能确定。当时,风水师有三个地方备选,一个是永平,一个是湖坊的官地,还有一个

就是局里。三个地方都有优势,县令难以取舍。风水先生认为用称土的办法来解决比较合适,重者为城。县令一时也找不到良策,于是默认了这个办法。风水先生分别从三个地方取来了土,以升斗计量,一一过秤,得出的结果,永平的土比另两处的土重。于是,永平胜出,铅山县城选在永平。

也有一种说法,局里未能入选,是因为县令勘察这里的地形之后说:“此地局促有限,未能远图。”从此,“局里”成了村名。

彭氏是局里大姓。到局里,要看彭氏宗祠。

祠堂大门上有精美绝伦的石雕。特别是魁星石像,更是栩栩如生。宗祠的建筑也保存较好。局里村原有很多古建。匾额上的“经术传家”几个字已经漫漶。经术就是经学。经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,即所谓“十三经”。经术传家一般被视为士族的特征。

走进局里,果然局促。

古老的局里,虽然未能成为铅山县城,却疑似状元李璿的故乡。

说疑似而不是确定,这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,不像刘辉的沽溪或者费宏的柴家埠,有墓碑,有族谱记录。李璿只是同治版《铅山县志》有载:“状元峰,在石佛窠。现天柱山(佛窠),又名乌堆尖,百里三状元自此发脉。三十里至沽溪寨,初落宋状元刘辉。三十里至土溪,中落状元李璿。三十里至柴家埠,末落状元费宏。”

从佛窠到柴家埠,只有局里有土溪岭这个地名。



上饶一作家获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「年度散文作家」提名

本报讯 记者吴菁报道: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经过充分交流与激烈讨论,最终投票选出结果,于4月18日揭晓。上饶籍作家傅菲凭借散文集《草木:古老的民谣》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18“年度散文作家”提名。这是江西散文作家首次获得此项殊荣,也是傅菲今年荣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之后,再次斩获大奖。

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终审评委、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:在一个文学奖遍地开花的时代,以迎合热点、标新立异为目标的文学评奖,不会是好的文学评奖,而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既不好作家,也不讨好读者,它的独立性原则、坚持专业的品格,是影响力、公信力、生命力的来源和体现。“创办于2003年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,以其专业的评选立场、透明的评选程序,在作家和社会公众中有口皆碑,是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文学奖项之一,至今已举办17届。”

《草木:古老的民谣》是关于乡野草木主题的散文集。每一种草木在作者的生命体验中都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,歌唱着动人的生命之歌。作者亦诚地讲述上饶饶北河流域植物的气韵和神性品格,通过细腻的笔触挖掘草木植物与人之间的故事、人的生命体验及精神寄托,反映个体对生存意义的反思,对生命永恒困境的悲悯。

傅菲1970年出生于江西上饶县郑坊镇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常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天涯》《花城》《钟山》等刊,收入百余种选本,是当下国内重要散文家,出版《南方的忧郁》《我们忧伤的身体》《河边升起炊烟》《木与刀》等16部散文作品。

光影展画圈 歌诗唱春景

——2019“信美之州”谷雨诗会侧记



正当谷雨弄晴时,绿水青山满饶城。4月20日,2019“信美之州”谷雨诗会在饶举行,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近200位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家代表参加了活动。

本届谷雨诗会由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分、上饶市文联、中共信州区委宣传部主办,上饶市作家协会、上饶市摄影家协会承办。

上午诗人受邀参加信州创作采风,参观了信州区新行政服务中心,感受现代化的为民服务,领略了秦峰五湖秀美乡村的青山绿水与鸟语花香。下午诗会上,诗友们声情并茂、热情洋溢的精彩吟诵,完美演绎了《信江夜宴》、

《紫阳公园的春天》等作品。本届谷雨诗会以“记录新时代,书写新时代,讴歌新时代”为主题,自4月2日开始征稿,收到来自全国各地127位诗人的共计305首诗。这些作品内涵丰富,风格多样,描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向往与追求,赞美上饶,歌颂祖国母亲,唱响美好春天。为全市广大诗歌爱好者的盛会,每年一届的谷雨诗会已成为我市群众文化的一个响亮品牌。多年来,我市广大诗歌爱好者坚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,创作了大量记录时代、讴歌时代的作品。(关欣)

电视剧本《椰香恋歌》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立项

余干讯 近日,由余干籍作家史俊与海南作家霍凯担任编剧,由海南星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申报,36集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本《椰香恋歌》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立项。

36集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本《椰香恋歌》以海南文昌为背景,用匠心情节,温情讲述三代归侨的心路历程。亲情、乡情、爱情交织的椰乡故事,以小人物彰显大时代,深刻记录我国侨乡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沧桑巨变,展示秀丽婀娜的椰乡生态风光,以“小家”之变,彰显侨乡和国家之变。该剧本折射出侨乡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,讲述的既

是个人的奋斗史,又是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“中国梦”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令人荡气回肠,人物形象丰满。据总制片人、出品人张燕透露,这部电视剧将于今年深秋时节,在海南和横店开机,2020年12月出品发行。据了解,史俊至今担任编剧并搬上银屏的影视剧有21部,曾获夏衍电影文学奖、全国红色题材影视剧电影剧本征集优秀作品奖、全国优秀儿童电影片奖等殊荣。史俊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是江西省优秀的编剧作家。(陈青平 史征滔)

秋风册页

钱红莉

出差，居山脚边酒店，入眠困难——恰好有雨，顺便听了一夜的风雨声。

简直第一次听见这么美好的风声。旷野的风，不比城里的风带有兵气。它的回声无比脱俗，悦耳，听得久了，甚是慰藉。酒店不高，只三层，窗户未曾安装双层玻璃，风声更加细腻入耳——先是徐徐地盘旋，盘旋，杂糅了雨声，啪啪打在防雨篷上。初冬了，雨是冷雨，有凛冽的意味。风吹一会儿，许是累了吧，也就走了，但，仿佛又不放心似的，重又折回来，感觉总是绕着酒店在吹。山不甚高，属大别山余脉——整个黑夜里，我就感觉，风把整个酒店抱在怀里吹着了，到了下半夜，渐渐有了痛惜的意思。久了，恍惚间，觉得这风是专门来安慰我的——它深刻地感知到一个失眠的人该有多么痛苦，虚无，孤单，落寞，凄冷……于是就留下来一直陪着，纵然不着一言，也是无边的安慰。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，以天地之声来安慰一个失眠的人。

有了被安慰，人逐渐温暖起来，有了想象力，生命有了驰骋。它让我逐渐感觉到：风吹宣纸，风吹册页，风吹织锦，风吹山林，风吹草地，风吹水面……以不同的侧面，以迥异的回荡，来呼应我听觉的敏锐。有时，如若大提琴于低音区哀鸣，暗淡的狂野，似乎接近柴可夫斯基的《第六交响曲》。这狂野里，蕴藏着树枝的大幅摇摆，深埋着人性的压抑，以及一匹野马不被驯服的高亢嘶鸣。大多时候的风声，都是森林中的群鹿，一齐低头吃草，雨声一样舒缓有致，让你的想象抵达溪水、青苔、石子铺就的窄路，树荫局部的浓影，绵软柔和的松针腐叶，以及日落时分的众鸟归巢，晨露未晞时渺茫的山岚雾霭

寄一丝乡愁，若可以，我愿幻化蒙蒙细雨。你若愿意，请跟我来，沿着一条青石小路，走着，跳着，在陈旧的回忆里。

轻轻地，我拨开野草，踏上田埂，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田地，坐卧在昔日的碉堡山下，一个废弃的砖窑厂依偎在山脚下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个被遗弃的孤儿，衣衫褴褛，蜷缩在阴冷的山坳里。那绝望的眸子，在风雨的锤炼中凝视前方。在不远处，依然是那个身影，他正绕着田埂沉思着什么，一会弯腰拾草，一会摆弄稻秆，亦或者两手交叉贴靠后背。我仿佛看见他双唇微微掀起。他大概又在思考着什么，忽然大风四起，闷雷滚滚。他却好像全然不知，仍旧绕埋捣腾他那一亩三分地。没一会儿，大雨倾盆，他戴上斗笠穿上蓑衣从容地离开了。我看到了他沧桑的背影，眼角滚烫的流质，没能在激动的情绪中得到控制……

名为“界田”的秀美和谐村落，群山环绕，以天为被地为毯。一条名为“长乐”的河流，宛如玉带穿过这个静谧的村庄。河水因深而翠绿，因净而透亮，在阳光的辐射下，晶莹剔透。历时数百年的寿元桥，让这个村子显得倍感神秘。我似乎再一次看到那个亲切高大的背影，那个无时无刻不让我充满安全感的背影，踱步在桥头。他在焦虑地等待，似乎又像往常一样，等我夜课归来。如此熟悉的身影，我却怎么也无法靠近，最后，已然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，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凉与思念……

穿过古桥，是一栋贴满标语的办公楼，这是当年政府搬迁后的旧址，曾经的知青点。这栋陈旧的房子，记录了我童年最稚嫩的岁月。门前两个方形水泥墩子，上面放置了各种花卉盆栽，怀念过中每个静待花开的清晨。我站在窗前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似乎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训斥声，以及木匠的凿木声。仍然是那个身影，他在童音的停顿间，有节奏地敲打凿木钝器，他在用精湛的手艺，制作着传统的板凳。听着，看着，想着，那熟悉的声音在微风中渐渐远去。

老屋的窗台边，风铃依旧在摇曳。清脆的碰撞声让我悲伤。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那个身影，他正平躺在竹床上，苍白的面容，安详的表情，他，已不再言语……

风雨数载，四月阴雨绵绵。而今恰逢晴好，我在杂草中席地而坐，在眼眶中蠢蠢欲动的热流已经无法再掩饰。如果思念是一阵风沙，我希望吹去那个遥不可及的地方，去与那不可复返的光阴汇合……



……第二天早晨，推窗，惊愕不已，目力所及处——真的有一个水库，碧波微漾。

近年，我的整个感官触觉一直在蜕化之中，唯有听觉愈来愈敏锐。夜里，确乎听见了风吹水面的回音，徐徐地，犹如把一群羊赶了，一步步向前移动——羊是这个世上最温柔的动物，是佛。一世无争的，最后都成了佛。风的前面仿佛有着无际的桑树林，林荫深处，遍布桑果的甘甜芳香。或可，黑夜里，人的听觉神经特别发达而已，每个人都能听见他的内心所愿意听见的一切。

又去了山里。这座山，来过三次。第一次来，被这里的树种深深震撼过；第二次在夜里，被春月照耀，有恨晚相见的悸动；第三次是盛夏，朋友开车带我来的……

这次来，那些古老树种的叶子早已枯黄，差不多落光了，众多的黄叶被僧人扫去。仰头看光秃的枝杈铺在虚空，点画勾勒间，真是不输于隶书啊，有金属气，也有玉气，寂气，既非赵孟頫的，也非米芾的，它天然就是王羲之的，是无形之形。天是灰的，宛如一张用旧的宣纸，树枝写在天上的一撇一捺，用的是钴黑色的墨，黑配灰，才是经典色呢，特别衬这座山的古朴。实则，真是废话，每一座山都是古朴的，不过是，有的山以松涛胜，有的以云岚胜，而这座山，以大片栎树群胜。

我一个人去找洗手间，走错方向，迷路了。竟然有了恐惧——那一刻，没有一丝风，所有的树都静止着，旁边石洞里雕了两座佛，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的恐惧感愈加深了。中国的佛里除了观音，其余的，总是让人害怕，金刚怒目，横眉冷对，仿佛自童年以来所经受的恐吓教育——小

时，被父母、老师恐吓；大了，被社会恐吓——我们这一生何曾有过一刻舒心安稳的时辰？即便在梦里，不是急急做试卷，就是慌慌张张赶路，还总是答不完，走到头，便醒了。这一次，山间的静谧，又给上了一课——你不是一直讨厌城市的喧嚣吗？即便深夜汽车的喇叭声，甚至别人话多了点儿，你都烦？为何到了山里，独自面对这广大的寂静却又止不住的恐惧呢？原来，人的灵魂深处还是趋闹的，当那么深刻的静谧摆在面前，却退缩了。

栎树下，蒲团上，闭目打坐二十分钟，耳畔一直有呼啸的风声，是一种长情地陪伴。纵然冻得发抖，身体还是比较稳得住的——心一旦定下来，便事事安稳了，有重回人间的温馨。除了风声，依稀还有古琴声，姑娘放的是音响。那一刻，倘若有一位姑娘吹一曲箫，就更完美了。

中国的箫声里深藏着生命里大面积的空旷与虚无，无可比拟的乐器，可以直指灵魂，当生命被过分地注满，当贪心日甚，总归要听听箫声的了，惘惘的音里有更多的荒寂、冷淡、空无。中国的古音不比西方的古典乐，后者适合于室内欣赏。古琴，非得于自然中聆听，合着风声鸟鸣叶落草枯，才有意味。古画里，弹琴的人都在山林溪畔，并非矫情，而是寻求一种与天地自然合二为一的精神。古琴是老庄的，茶，亦如是，听琴喝茶也是修行，外在的修行。实则，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求一个“融”字，把自己融于天地自然，融于无边的夜色，融于四季风雨，融于平庸的世俗。就这后者，实在太难。

一直做不到。定居合肥数十年间，一直幻想着离家出走。临了，总是走不脱——一次次地痛惜自己，嘲讽自己，重建自己。

为父母亲烧餐饭

刘诗良



夜色慢慢笼罩了下来。我起身欲走，90岁的老母亲用手挽了挽她霜雪般的白发，用混浊却慈祥的眼睛看着我，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吃一口再回去吧？”我想了想答：“好吧，那我来烧。”

母亲带我折进后厅堂。后厅墙根旁，一左一右各摆一个煤气灶一个小煤炉，用塑料布或别的东西蒙着。西墙靠着一面老式木制碗柜，碗柜南边是自来水，北边角落堆着干燥的柴火。土灶台在后厅东北角，占去了后厅四分之一的地方。四十多年了，灶台两边墙面烟熏火燎，黑漆漆的。大铁锅还是小时候那口，深深的，大大的，像一口岁月的井。

母亲麻利地拖下柴捆，点亮灶膛。我手忙脚乱地舀水，洗锅，挥铲。母亲晚餐没备什么菜，说就烧面条，打几个蛋，简单营菜。

一小汪水在大锅底沸腾，我下了面，稍煮，捞出，沥水。

母亲急问：就烧好了？

我答：哪这么快？面条不都得先煮一次、沥下水再放油煮吗？

母亲呵呵笑了，说，我们可以没那么麻烦。滴下一缕油，大概火太大吧，滋滋滋，冒烟。我匆忙磕下蛋，用铲翻面，锅太烫，有焦味，急注水，烟煮几分钟，掀盖，烟雾缭绕。一顿简单的面条，我被旺旺的柴火赶得狼狽极了，像打了一场小仗。

我问母亲：记得你以前不是喜欢烧煤炉吗？那个省事啊。母亲说，没以前那么多东西要烧，你看，烧饭有电饭煲，烧开水有电热水壶，一顿就烧两个菜。小煤炉一天火旺着，浪费。这煤气灶听说会爆炸的，不敢烧，也不会烧，学不来。家庭微信群里，大哥说他前两天给父

母买了一只猪脚回去。小妹说，她也刚买了半只鸭子回去。父母亲正应邀在三哥家吃晚饭。我说，用那大柴灶煮个肉食，得添多少柴火才煮得烂，买个电压力锅吧。母亲耳朵灵，听见了，忙不迭地说，不花那个钱，不用买，我们习惯烧柴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选购好电压力锅，买了只鸽子，想手把手教会母亲怎么蒸煮肉食。母亲看着插上电后那些闪亮的按钮，说：这是哪跟哪呢？我学不会。我说，学不会没关系，以后哪个孩子给你买了肉食来，一并让他们帮你烧好，再放压力锅里煮烂再走。

鸽子没多久就煮好了，我旋开盖，盛在碗里，用筷子试了试，确信煮烂了，让母亲尝。母亲端过去，尝了尝，说：“烂了，烂了，是快，这方便，手脚都不用怎么动就好了。”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农事稍闲，母亲就会想回一趟娘家，看望外婆。走的前夜，母亲会在柴灶上的大铁锅里烧煮家禽，大多时候是一只鸡，切成一块块，还放些红枣一块煮，煮得家里的空气都是香喷喷、甜丝丝的。母亲看着眼巴巴的我们，会柔声说：宝宝不饿，这是爸妈孝敬外婆的，明早得给外婆捎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就挎个小竹篮，装上用碗盛好的鸡，留下一路香气，一步步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。

也想起灶台边年轻时的母亲，青丝飘拂，一边添柴火，一边挥铲，用袖口去揩额上细汗，时不时，朝站在灶旁饥肠辘辘的我一笑，似乎在说：乖啊，饭就好了。

我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，母亲用筷子夹着鸽肉，我转身再看看坐在竹椅上的父亲，顿感悲凉：母亲在灶台边转了七十年，为儿女烧了一辈子灶，作为儿女，我们还可以为父母烧多少次饭呢？

奶奶

易之



听父母亲曾说过一些事，描绘过奶奶瘦高的模样，裹双脚。她小脚，走路却快，咚咚响。我年幼，稳约地记得她带我、抱我、背我。我有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照片：我不是三周岁，坐在奶奶的双腿上，父母亲站在她的身后边。这张黑白照片是她回合川老家前半年，在余干县城时的珍贵合影。

奶奶黎陈氏，名云霞，1894年5月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（现为重庆市长寿区），身长约1.7米，瘦长身材，脸型偏长。在我出生不到一周岁时，也就是1960年9月，为照料好她的长孙，奶奶离开合川，来上饶。母亲为生计，在外面做繁重的体力活，挣点辛苦钱糊口。奶奶只好背着我，做饭做菜，四川人用背篓或宽背带背着小孩做事，很在行。

1961年3月，奶奶、母亲带着我，随父亲为支援余干建设，来到余干县信丰农场生活。我们住在鄱阳湖畔茅草房子里，环境恶劣，条件简陋，生活艰苦。茅草房没住两个月，起了火灾。奶奶紧抱我，逃离了现场，父亲赴朝参战的纪念油画、证书、纪念章等，在这场火灾中化为灰烬。我们转到枫林湾村，住了八个月。一个随军从四川省远嫁来此地的同乡，对我们的生活很照顾。母亲经常帮村民编织靓丽的毛衣，村民

送来许多红薯感谢我母亲。奶奶心灵手巧，用茅草柴火烤出美味可口红薯给我吃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红薯也是主粮。我体重体质，得以明显的提升，也变得可爱起来。我三周岁时，弟弟出生，奶奶返回了四川老家。

1974年3月，奶奶离开人世，享年八十岁。我还在余干县三塘中学读书。我和弟弟们一样，既伤心也惘然，不知所措。爷爷在我父亲十四岁时离开人世，奶奶操持一个大家，抚养七个子女，送子女上学。

我第一次出远门，是在1999年8月。由于工作繁忙，领导只批准了一个礼拜的假期。我携妻儿，连夜赶往成都市三嬢家省亲。三嬢在我学习最困难之时，常寄给我一些复习资料 and 费用，帮助我度过困难。蓉妹和我有二十年的书信联系，所以成都是首先之地。虽路过重庆，因信息闭塞等多种原因，没能去合川老家走一趟，祭拜奶奶。

2010年3月，我携家人前往合川，同亲人们一起，为奶奶爷爷新立墓碑，祭拜了老人，了却夙愿。并祭拜四嬢墓。我读书时，家贫，四嬢每学期开学之前，会寄来费用，帮助我完成学业。

又一年春风至，故去的亲人，安息。

清明不烧纸

刘兵良

清明节那天，没有雨纷纷，时近中午，天空倒是飞扬着一片片黑色的飘浮物。我随手掬了片，用拇指轻轻一捏，手指上留下黑色的粉末，没有捏到的地方，留下清晰的叶脉痕迹。这是随风飘扬而来的大火燃烧过的树叶碎片。

晚饭后，听村里人说，这个清明节，村里所有的山都烧过了，明天也就用不着“严防死守”防火了。村里人告诉我，是来了消防车，山火还在烧，他们刚从山上回来的。

早前听说，现在各个村都有森林防火队员，还配备了灭火工具，平时进行了灭火培训。去山上扫墓时，也看到过手持拖把样的防火队员，头戴钢盔，身着橙色衣裤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在五中教书时，学校遵从上级指示，选派几十名年轻男教师，连夜赶赴山场灭火。幸好，第二天大家返回时，只有少数人有些皮外伤。

我问防村干部：已经晴了几天，今天风大，你们怎么不劝阻村民在山上烧纸放鞭炮呢？

村干部转过头，看看我，说：在路口都安排了防火队员，村干部也都出动了。让上坟的人不要带纸和鞭炮。理解我们的人，说不烧纸。有脾气的人，瞪眼，说我们是多管闲事，烧纸敬祖宗也不行吗？烧了山不就是罚钱吗？少部分人，法律观念很淡薄。给父亲上坟时，我妹妹一定

要烧点纸钱（冥币），若不烧，老爸与人打扑克没钱，怪我们不孝。我坚决制止她，说：这样大的风，遍地干草，一丁点火星就能燃起大火。妹妹还嘴硬，说，即使烧着了，我们这么多人还怕打不了？我说：只要茅草一着火，一阵风吹来，你人再多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从她手上抢夺下纸钱，放进塑料袋里，说：要烧，我们回家里烧，我是老大，你们就听我的，烧了山，惹了事，老爸黄泉下也不安心，我们都要接受法律的惩罚。妹妹见我阴着脸，也就嘟囔着不再坚持。

可是，我老丈人那边的坟上，还是出事了。两个老人的坟，相隔并不远，老丈人的坟在另一个山头，那边是浅山，也没树木，只有一片茅草。几个年轻人在我没赶到时，就点燃了草纸，快要烧尽时，一阵风吹来，飘起一片纸屑，正好落在茅草上，茅草瞬间着火，等他们慌忙扑打时，又一阵风，火借风势，火苗一下子就一些茅草，烧了一会也就自然熄灭了。我老婆被吓得不轻，中饭也吃不下。后来，在亲戚群里，她还说，明年上坟，只能带弯刀和锄头，否则，就各自去上坟。

听着远处消防车的警笛声，看着不时飘落的黑色灰尘，我想，这样的烧纸陋习，需要从每个人手上杜绝。